

每年早春时节，我都会格外关注小区里的那几株杏树。

春寒料峭中，杏树的满树枝条已长满了米粒大小、灰扑扑的花蕾。

过不了多久，米粒就变成了黄豆大小，外观被春风熏成了枣红。很快，花苞越来越饱满，从深色的花托中挤出来，好像只需要一缕暖风就能绽放了。

杏花有一种冰肌玉骨之美。它的花色清雅，初始浅粉，渐变雪白，真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所说，道白非真白，言红不若红。请君红白外，别眼看天工。杏花花质如冰绡，又像淡淡地匀了脂粉，粉雕玉琢，玲珑剔透。花初开时，五片花瓣微微合拢，形如玉碗，花心中，一丛长长的玉蕊伸出来，顾盼生辉。

杏花的香一点也不浓烈，淡淡的，若有若无，那香味裹在春风里，丝丝的甜香不经意间和人撞个满怀。

杏花开时极稠密、喧闹，枝条上密密地绽满了花朵，远看繁花满树，如云似雪，明亮亮地晃眼。站在花树下，繁花如云压顶，好像来到了花的王国，让人不敢高声语，唯恐打扰了花的盛开。微风吹来，雪白的花片轻轻飘落，颇有几分自在飞花轻似梦的意境。

有鸟儿在树上鸣唱，因为花枝稠密，看不到鸟的模样，只觉叫声清脆悦耳，婉转动听。偶有鸟儿在枝间跳跃腾挪，闪出小小的身影，灵动可爱，好像置身在一幅工笔花鸟画中。

春天雨水多，雨中的杏花有几分清冷的气质。雨淅淅沥沥地落着。树上，那些冰绡一样的花朵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好像在暗自垂泪，和晴日的美又有几分不同；地上，已被雨水打落了一层雪白的花片。雨中杏花像一首意味深长的诗，从唐诗宋词中款款走来，让人一下子想起许多吟诵杏花的诗句。

杏花浪漫风雅，古人多喜爱杏花。唐代杜牧《清明》诗中的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勾画了一幅杏花烟雨图，至今读来仍然生动如昨。南宋诗人志南的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对雨中杏花的描写细致入微，脍炙人口。陆游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穿越几百年的时光，好像还能依稀听到宋人的卖花声，给人无限的遐想。南宋诗人杨万里有次雨中到西园赏花，遇到园子的主人张翁在修剪杏花，感觉十分可惜，劝张翁不要修剪，并写下“梅不嫌疏杏要繁，主人何忍折令我”的诗句，一片爱花惜花之情跃然纸上。

宋代诗人邵雍看花归来，心情愉悦，诗云：“更把杏花头上插，图人知道看花来。”白居易去赵村看杏花，想自己七十多岁了，明年可能无法再来，写下“赵村红杏每年开，十五年来看几回。七十三人难再到，今春来是别花来”的句子，言语间颇有些伤感。诗人的预感也很准确，白居易七十四岁而终。他那一年来赵村看杏花，也真的是来和花告别了。

杏花的花期不长，大概有一周左右。杏花落的时候，有风吹来，花片纷纷扬扬，地上像下了小雪，铺了薄薄一层。但每次见到花落，我却并不伤感，因为用不了两个月，我就能吃到橙黄肥美的杏子了。

我楼上住着个姓朱的，叫朱大能。

前两年，朱大能的女儿出嫁了，听说嫁到了千里之外。女儿出嫁不久，他的老婆又突发脑溢血去世。本来热热闹闹的一家人，只留下朱大能一个人。

打那以后，朱大能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脾气暴躁起来了，得理不饶人，无理闹三分。眼看快六十岁的人了，他还经常跟小区里的人红个脸儿。

前不久，朱大能又迷上了吃饺子，三天两头地包。包饺子就得剁肉馅，三天两头地剁，声音之大，甚是吵人，弄得我一个在家爬格子码字的人，根本静不下心来。

有一天，朱大能又剁肉馅，剁得满楼都是剁肉馅的声音。我实在受不了，就走到他门口，敲了敲门，对他说：“朱大能，你剁肉馅的声音太大了，能不能轻一点？”朱大能不耐烦地说：“剁肉馅就得剁，剁得轻一点，肉馅就不好吃了。”

我无奈地摇摇头，转身回到屋里，继续爬格子。第二天，朱大能又剁肉馅，剁得更厉害了。我实在受不了，就走到他门口，对他说：“朱大能，你剁肉馅的声音太大了，能不能轻一点？”朱大能不耐烦地说：“剁肉馅就得剁，剁得轻一点，肉馅就不好吃了。”

我无奈地摇摇头，转身回到屋里，继续爬格子。第二天，朱大能又剁肉馅，剁得更厉害了。我实在受不了，就走到他门口，对他说：“朱大能，你剁肉馅的声音太大了，能不能轻一点？”朱大能不耐烦地说：“剁肉馅就得剁，剁得轻一点，肉馅就不好吃了。”

母亲冯翠英，1937 年 1 月 3 日出生于濮阳县胡状乡李家砦村。她不满一岁，姥爷因病去世，姥姥带着母亲和大姨随姥爷的六弟一家生活。1942 年大灾荒，姥姥饿得全身浮肿，后迫于生计听从娘家人的建议，带着母亲改嫁到同乡的冯寨村，大姨则随姥爷的三弟一家生活。每当大姨思念母亲时，三姥爷就到冯寨村叫上母亲到李家砦村住上一段时间。因此，母亲结婚后走两个娘家。

2018 年暑假的一天，母亲感到身体不适，先后到县第二人民医院、县中医院和市人民政府检查治疗，终因医治无效，于 2019 年 1 月 27 日早上去世，享年 82 岁。

母亲是一个非常勤俭的人。少时，因特殊的家庭背景，母亲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。为了争口气，为了提高自己在家里的地位，她凡事要强，不落人后，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针线活。近 20 口人的大家庭，老老少少的鞋和衣服都是姥姥和母亲做的。平时，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，母亲都闲不住，是个丢下杈把拿扫帚的人。上世纪 70 年代，父亲因病无法在队里挣工分。母亲白天给队里干活，晚上在家里纺花织布，用卖花卖布赚的差价钱买些粮食，以此养活我们姊妹四个。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晚上，我帮着母亲把队里刚分的几百斤红薯擦成薯片，再提到房顶上晒干，以便贮存。因自己年少，到深夜困得实在不行，就睡着了。母亲一个人把在房间里擦好的薯片装上篮子，再爬梯子把薯片提

■ ■ ■

→ 流年光影

一进家，母亲就兴奋地对我说，这是你婶子刚送来的大黄杏，水分足，特别甜，赶紧坐下吃。一听这，一股暖意顿时涌上心头。就是这位从四川嫁到我村的婶子，经常会赠些腊肉、辣肠、竹编、柑橘等稀罕物或家常物给我家。我小的时候，待我离家多年也一直赠，从未断过。

我没坐，忙着从包里掏出买的东西，掰了半把香蕉，挑了四个西红柿，拿了五个桃酥，切了半块焖子，给婶子送去。见我来了，她甚是高兴，硬是拽我吃了几块刚炖的鸡肉才放我走。我抹着嘴上的油回家，母亲也乐了，说，乡里乡亲的，让吃就吃。昨天我刚给你婶子送了一筐豆角。坐在屋檐下吃着黄杏，心里熨帖、舒爽极了。

这样的乡邻我喜欢。我们村不大，朴素的山水滋养了淳朴的乡亲，互赠东西已是传统。谁家做了好吃的，定会分给邻居一些；谁家有不穿的衣服、不用的物件，也会送给需要的人家；谁家需要帮忙，左邻右舍更会主动过来搭把手。虽然有时也会争吵，可一村人过得越来越像一家人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岳父岳母和我村的乡邻一样，也是热心肠。岳父在城郊开荒辟出一小块田地，收获了蔬菜、花生、玉米、南瓜等，经常送给邻居一些；岳母也时常将自制的月饼、蒸的年糕、做的布艺赠给他们。一来二去，岳父岳母也会收到回赠。他们常说，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

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→ 流年光影

一进家，母亲就兴奋地对我说，这是你婶子刚送来的大黄杏，水分足，特别甜，赶紧坐下吃。一听这，一股暖意顿时涌上心头。就是这位从四川嫁到我村的婶子，经常会赠些腊肉、辣肠、竹编、柑橘等稀罕物或家常物给我家。我小的时候，待我离家多年也一直赠，从未断过。

我没坐，忙着从包里掏出买的东西，掰了半把香蕉，挑了四个西红柿，拿了五个桃酥，切了半块焖子，给婶子送去。见我来了，她甚是高兴，硬是拽我吃了几块刚炖的鸡肉才放我走。我抹着嘴上的油回家，母亲也乐了，说，乡里乡亲的，让吃就吃。昨天我刚给你婶子送了一筐豆角。坐在屋檐下吃着黄杏，心里熨帖、舒爽极了。

这样的乡邻我喜欢。我们村不大，朴素的山水滋养了淳朴的乡亲，互赠东西已是传统。谁家做了好吃的，定会分给邻居一些；谁家有不穿的衣服、不用的物件，也会送给需要的人家；谁家需要帮忙，左邻右舍更会主动过来搭把手。虽然有时也会争吵，可一村人过得越来越像一家人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岳父岳母和我村的乡邻一样，也是热心肠。岳父在城郊开荒辟出一小块田地，收获了蔬菜、花生、玉米、南瓜等，经常送给邻居一些；岳母也时常将自制的月饼、蒸的年糕、做的布艺赠给他们。一来二去，岳父岳母也会收到回赠。他们常说，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

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→ 流年光影

一进家，母亲就兴奋地对我说，这是你婶子刚送来的大黄杏，水分足，特别甜，赶紧坐下吃。一听这，一股暖意顿时涌上心头。就是这位从四川嫁到我村的婶子，经常会赠些腊肉、辣肠、竹编、柑橘等稀罕物或家常物给我家。我小的时候，待我离家多年也一直赠，从未断过。

我没坐，忙着从包里掏出买的东西，掰了半把香蕉，挑了四个西红柿，拿了五个桃酥，切了半块焖子，给婶子送去。见我来了，她甚是高兴，硬是拽我吃了几块刚炖的鸡肉才放我走。我抹着嘴上的油回家，母亲也乐了，说，乡里乡亲的，让吃就吃。昨天我刚给你婶子送了一筐豆角。坐在屋檐下吃着黄杏，心里熨帖、舒爽极了。

这样的乡邻我喜欢。我们村不大，朴素的山水滋养了淳朴的乡亲，互赠东西已是传统。谁家做了好吃的，定会分给邻居一些；谁家有不穿的衣服、不用的物件，也会送给需要的人家；谁家需要帮忙，左邻右舍更会主动过来搭把手。虽然有时也会争吵，可一村人过得越来越像一家人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岳父岳母和我村的乡邻一样，也是热心肠。岳父在城郊开荒辟出一小块田地，收获了蔬菜、花生、玉米、南瓜等，经常送给邻居一些；岳母也时常将自制的月饼、蒸的年糕、做的布艺赠给他们。一来二去，岳父岳母也会收到回赠。他们常说，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

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，年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。母亲连声道谢，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，你再这样客气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上次我生病，你还送我饼干、红糖不是？那年腊月，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饼？别人送几个萝卜、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。

那一冬，我家萝卜、白菜的收成虽然不好，但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萝卜、大白菜基本就没断过。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棵，这次说是三哥家的，下次说是二爷家的，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，反正都是乡邻家的，心里甭提多温暖了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→ 流年光影

一进家，母亲就兴奋地对我说，这是你婶子刚送来的大黄杏，水分足，特别甜，赶紧坐下吃。一听这，一股暖意顿时涌上心头。就是这位从四川嫁到我村的婶子，经常会赠些腊肉、辣肠、竹编、柑橘等稀罕物或家常物给我家。我小的时候，待我离家多年也一直赠，从未断过。

我没坐，忙着从包里掏出买的东西，掰了半把香蕉，挑了四个西红柿，拿了五个桃酥，切了半块焖子，给婶子送去。见我来了，她甚是高兴，硬是拽我吃了几块刚炖的鸡肉才放我走。我抹着嘴上的油回家，母亲也乐了，说，乡里乡亲的，让吃就吃。昨天我刚给你婶子送了一筐豆角。坐在屋檐下吃着黄杏，心里熨帖、舒爽极了。

这样的乡邻我喜欢。我们村不大，朴素的山水滋养了淳朴的乡亲，互赠东西已是传统。谁家做了好吃的，定会分给邻居一些；谁家有不穿的衣服、不用的物件，也会送给需要的人家；谁家需要帮忙，左邻右舍更会主动过来搭把手。虽然有时也会争吵，可一村人过得越来越像一家人。

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，母亲需要城里村

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、照料庄稼。由于疏忽，买了劣质的萝卜子、白菜子，出苗少，长得孱。那一冬，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小、品质差的萝卜、白菜犯了难。

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，经常或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、几棵白菜登门闲聊。有一次